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三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凡大小臣工面承諭旨皆國家政務理宜慎密不可漏洩於外然此弊甚是難除昔

聖祖仁皇帝時若兩人同見而旨意漏洩者則彼此互相推諉若一人獨見而旨意漏洩者則謂近侍内監竊聞種種弊端朕知之甚悉是以臨御以來召見臣工常令一

人獨進不許三尺之童在側伊等出外恐漏洩難逃罪譴而遇至親好友詢問又不能謝却則多方造作言詞以告之其實非朕諭旨也周易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將密旨宣露於外則其為人已不明於君臣大義並且利害不知所言尚可聽乎況其言又不確實多假揑欺人之語無益有害何必聽之嗣後切勿輕問輕信為人所愚自干罪戾著該部將此旨頒行中外特諭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欽天監將日月合璧五星

連珠繪圖進

呈請付史館具奏奉

上諭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連珠而共貫宿躔營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為從來未有之瑞應請勅付史館等語朕惟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歴元可坐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史書皆紀以為祥蓋七政會合數雖

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爲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為千古不世出之君為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歷數綿長錫祚垂光至於今日覩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率由
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之所奏著付史館並頒示中外該部知道特諭

雍正三年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所以添設副叅領者原為於辦事有益如副叅領石圖人平常不能辦事伊本身既有世職為何不令在原官行走將此宣示八旗都統等知之特諭

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誠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則也故魯論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朕以藐躬纘承大統永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顧復洪慈恩德罔極中心哀痛什伯恒情

以日易月實所不忍特以

天

地

宗廟大祀朝會重典不容久曠時亦勉從諸王大臣之請遵禮舉行惟於宮庭内素服齋居默盡此心每撫時觸景輒增悽愴僾見愾聞之際哀發於中潸然出涕古人云禮之至者無文哀之至者無節實非有所倣而行亦非欲以立法定制垂譽於天下後世也終身孺慕寧有已

時今諸臣據二十七月即吉之文合詞公請祫祭釋服朕以禮制情勉允所請於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祫祭
太廟釋服即吉伏念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一年深仁厚澤普遍寰區
賓天之日凡京畿直省海澨山陬士農工賈白叟黃童莫不呼號哀泣孺慕之誠三載以來有如一日今舉行吉禮應敷告天下朕嗣位以來惟日兢兢嚴恭寅畏不敢怠息庶幾克荷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百姓受

皇考聖祖仁皇帝教育深恩當勉勵忠誠勤守職業言慈言孝克友克恭農夫盡力於南畝工商致精於器用毋尚奢侈毋事浮偽共期歸真還樸比户可封以無負

皇考六十餘年培養漸摩之至德於朕奉

先思孝之心實有賴焉將此行知順天府府尹直省督撫交各該地方官遍行曉諭俾薄海黎民咸悉朕意特諭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加賜旗下大臣等親丁錢糧看來有領受者亦有不領受者此後著一概照例給與特諭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嗣後補授八旗公缺官員及步軍校驍騎校等若將年久曾經出征効力之人擬正即將人去得射箭好之人擬陪如將人去得射箭好之人擬正即將年久曾經出征効力之人擬陪具奏庶便於朕之閱看補授也特諭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兵部帶領左翼軍政卓異官員引

見奉

上諭爾等宣旨與八旗大臣保舉卓異乃伊等一生大事並非陞進官階之可比也果將漢仗好曾經効力應保之人薦舉方為合宜如平常稍覺去得不至應保者伊等或受請託入於其間朕必將徇情薦舉之人治罪特

諭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兵部帶領右翼軍政卓異之
侍讀學士兼副叅領桑格等引
見奉
上諭部院官之兼武職者必多優員但由該旗將伊保舉
其在部院衙門行走如何之處該旗大臣並不得知似
此等兼武職之文員入於各該部院衙門分內遇京察
時令其察覈再昨日引見之監察御史岳爾岱等亦著
照此例行特諭

雍正三年三月初五日八旗都統等奉

上諭爾等八旗將雍正元年以來朕所辦理旗務及降旨

指示改定一應事件俱另立册籍著為定例遵行以備

查考於事殊為有益嗣後八旗内有一旗奏請事件應

將朕所辦理之處一併知會八旗著為定例照依遵行

如此則八旗一應事件庶不致有參差而可以畫一矣

特諭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嗣後八旗補授官員佐領之家譜內著將原立官職佐領人之子孫按其名數盡行書寫如一譜不能盡書即繕寫二譜具奏特諭

雍正三年三月初十日正紅旗漢軍都統髙其佩將該旗舉人王文明監生丁士鴻等補授驍騎校之處請

旨具奏奉

上諭凡驍騎校缺出定例俱於本佐領下揀選補授嗣後

遇有缺出若本佐領下無可補之人著請旨於該旗揀選引見補授將此旨宣示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等令其一體遵行特諭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署理正白旗漢軍都統布爾根因奏事入

見奉

旨佐領于珩年逾七十為何故將伊發遣奏稱于珩原當庫官多用庫銀為此題叅發遣奉

上諭嗣後年逾七十之人若罪應發遣者著另行具奏爾

即轉交該部將于珩速行取回併將此旨傳諭八旗大

臣等特諭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鑲紅旗滿洲都統多羅果郡

王允禮等將工部知會該旗文内擡寫廉親王之處

叅奏奉

上諭如此方是甚屬可嘉王大臣等所行果能如此朕之

保全骨肉亦可以自必矣將此奏交該部察議併將朕

此旨令文武大臣等咸各閱看如有腹誹之人伊之居

心豈不自知自有

上天鑒之特諭

雍正三年三月十四日奉

上諭各處俱有其次辦事之人如部院則有司官都統則

有副都統叅領等惟領侍衛内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

領等並未派有其次辦事之人若侍衛班領等有率先

向大臣之前多回事數次者其不肯辦事之人即以為

趨承大臣而議論之著領侍衛内大臣處每旗派侍衛班領一員侍衛什長二員次領侍衛内大臣等辦事前鋒統領處派前鋒叅領一員前鋒侍衛一員前鋒校二員護軍統領處派護軍叅領一員副叅領一員護軍校二員次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辦事若大臣等有因辦事錯悮處分者將伊等一同處分如此則伊等各勤厥事皆肯陳說於大臣之前矣此所派之侍衛班領署侍衛班領侍衛什長前鋒叅領前鋒侍衛護軍叅領署叅

領護軍校等當差之處仍著照常行走此内若有行走勤辦事好者大臣等舉奏朕即加擢用若辦事懶惰疎忽者即行糸奏將此著領侍衛内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照朕諭旨遵行如人少則增添多則裁減特諭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奉

上諭吏部月選道府州縣等官於地方民生最為切近與其甄别於既仕之後不若詳慎於未仕之前是以我

皇考特重其事每於月官銓選之後令九卿詹事科道公同

驗看凡有出身不正素行不端之人各將所知據實陳
奏而九卿等每多瞻徇莫肯抒誠及朕臨御以來屢降
明諭務令具陳無隱乃仍循舊習瞻顧懷私係同鄉則
畏避嫌怨係別籍又謂不能確知如此殊非慎選官方
之道也昨籖掣鄖陽知府胡文溥乃賈豎之子行止不
端有奏聞者朕問九卿僉曰不知惟詹事王圖炳一人
直奏胡文溥係市井庸愚此並非迎合朕意況朕素不
知胡文溥之姓名但人臣事君之義當竭忠誠或胡文

溥有寬抑之處為伊表白陳奏猶可不可如是推諉不知也嗣後月官掣籤之後九卿照例驗看但九卿人少不能周知併令各部院衙門堂司官將所知漢人內有出身不正行止不端者各具密摺於月官考覆歷之日至乾清門進呈其有品行素優者亦令密奏若係旗員則令本佐領叅領都統副都統亦照此例各具密摺奏聞倘有挾仇誣奏者徒自取罪戾耳朕叅閱衆論自能洞悉虛實諸臣亦斷不能欺朕也如此則不肖倖進

之徒皆知畏避人人各懷惕勵名器不致濫邀於吏治民生大有裨益矣特諭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奉

上諭大臣等之家人互相黨比結為兄弟鑽營請託之處甚多大臣等彼此和洽其請託固不待言如彼此不睦家人從中或為調停或為激怒千態萬狀各欺其主以圖已利伊主為其所惑不能辨別是非反為家人所用而忘已之利害大臣等誰無任使之人往往聽信家人

之言行事獲罪敗名不可勝數此朕數年來所深知尒衆人所共知也此等事大有關係不可不嚴行禁止著交與步軍統領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親友等事令各稟明家主然後舉行倘有私結黨與約為兄弟彼此會飲請託事件者即行嚴拏具奏朕必重治其罪再諸大臣之妻互相延請宴會為樗蒲之戲借此夤緣請託大臣中現有為伊妻所制凡事依允者甚屬可恥大臣等宜加防範苟以

此為小事漫不加察遂致敗名獲罪慚愧豈有大於此者且國家大臣若不能約束妻奴如何辦理國家之事將此通行八旗曉諭諸大臣各宜加意嚴行約束特諭

雍正三年四月初五日奉

上諭凡賞令帶翎人等遇穿補服之日如帶藍翎者著照藍翎品級穿補服如帶孔雀翎者照孔雀翎品級穿補服特諭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奉

上諭看來新滿洲蒙古等艱於子息者大都為出痘所傷此亦無力種痘之故耳新滿洲蒙古侍衛官員等有未經出痘之子弟欲行種痘者著告知太醫院交劉聲芳看好時候派種痘之醫生令其診視若痘疹科醫生不敷用著奏請添取特諭

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總理鑾儀衛一應事務公馬爾賽等奉

上諭爾衙門之漢整儀尉員缺將世襲官員與武進士停其補授世襲官員内難得優員如有優員旗下且將用之若係劣員補授於爾衙門何益嗣後八旗漢軍内無論領催馬甲及閑散人等有顔俊可用之人與工於馬步射者著怡親王果郡王兵部大臣與爾衙門之大臣等公同揀選於整儀尉員缺引見具奏伊等之内果有行走効力好者咨送該旗令得補授副条領如此則漢軍既獲陞階人才又可成就即爾衙門亦可得優員矣

特諭

雍正三年四月十五日奉

上諭十五善射及一等善撲人著穿藍翎之補服特諭

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奉

上諭君臨天下其道至難而朕為尤難朕已屢諭廷臣矣我

聖祖仁皇帝為

宗社蒼生計數十年來黙簡朕躬在心毫未宣露不但外人

不知即朕亦不得而知也及
升遐日以大統付於朕則朕一人之是非即有關於
聖祖之得失故不得不諄諄誥諭以白朕之是初非務為好
辯也在
聖祖臨御六十餘年善政仁風淪肌浹髓天下莫不傾心悦
服是以用一人而天下皆預信其必賢罰一人而天下
皆羣稱為至當事不待辯而已明言不必煩而已悉朕
向在藩邸從不欲人知亦不與一人往來平日存心行

事惟
聖祖之所深悉而臣民則何由共喻且朕弟兄中數人向日
欲沽買虛名日與人往來以要結為務伊等聲氣既係
夙通而黨與朋比事事乘間伺隙肆其誹議以相煽惑
尤為最易朕安得不反覆曉諭以開示衆心乎朕自莅
政以來兢兢業業事事知其至難用一人必曉告以用
之之故去一人必曉告以去之之故似乎不勝其煩然
亦有所甚不得已者且事無一定又不可拘執有時似

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實有若心總欲歸於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屢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後頓異蓋朕隨時轉移以求其當者亦出乎不得已而內皆有萬難之苦衷具焉惟

上蒼鑒之耳設有私心則朕必膠執而不肯改易矣何所樂而為之乎朕每下諭旨必令票簽全寫或有遺漏即令添補朕侍

聖祖數十年每見票簽簡要豈不欲效法成式葢以時勢不

同非委曲詳盡恐人不能喻朕之志則小人乘隙議朕之非也朕所下諭旨一字一句皆有關係恐後世有朋比餘黨欲蔽惑朕之子孫者或將緊要字句私行刪節甚關朕用人行政之聲名則朕抱不白於千古矣故多刊刻頒布者有深意也朕素性不尚多言今時勢不得不爾倘能臨御久長天下臣民曉然盡喻朕心之時則不待多言而事自理朕又何為而必諄諄往復以自勞哉將此旨曉諭内外文武大臣官員不必回奏

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

名入宗人府衙門王貝勒公大學士九卿及工部官員等

奉

上諭朕向見工部所製器械類多粗率是以即位之後特降諭旨此後細小工作該部即行置辦若工作稍大及緊要物件俱應先行奏明造成之後奏請差人驗看前因製造兵丁帳房錯悮朕曾降有諭旨今製辦阿爾泰兵丁軍器關係甚屬緊要朕意其必然盡心辦理昨製

成奏請驗看朕著旁岱來保查閱據二人回奏刀刃無鋼盔有裂縫甲係市買粗鐵所造朕詰問廉親王伊即具摺認罪情願賠補夫軍器所關至重朕既屢降諭旨伊又奏請驗看而所製之物並不堅利若此其居心尚可問乎朕與廉親王允禩分屬君臣誼屬兄弟今觀允禩之於朕則情如水火勢如敵國朕嗣登大位念

皇考付託之重凡用人行政朝乾夕惕務求至當而廉親王允禩處心積慮必欲自居於是而以不是歸之於朕朕

自返無愧何必與之較論但朕之是非有關
皇考之得失所以不得不諄諄辯白也廉親王允禩果肯實
心任事部務皆所優為論其才具操守諸大臣無出其
右者而其心術之陰險諸大臣亦無與之比者此惟
皇考與朕躬知之甚悉向因將允禩乳母之夫雅齊布置之
於法一案
皇考硃批諭朕衆兄弟有朕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絶之
旨後因允禩向朕再三哀懇云若將此

旨宣示則予實不可以為人矣朕彼時因將此
旨封固交內閣收貯是朕之所以矜全允禩者如是允禩全
不知感恩悔過專務沽取名譽邀結朕之臣下之心以
固其黨與敗壞政事豈知朕之政事伊斷不能敗壞惟
有邀名結黨伊自罹其罪耳當日允禵將近到京允禩
奏云皇上如此加恩允禵必然悅服及允禵到京狂悖
妄為允禩又云此我未獲先寄書信於中途曉示之也
觀此等言語則二人之相契可知何以允禵在京終日

趨奉允禩允禩竟無一言勸其改過是誠何心設使當日允禵允禟俱留在京必致相濟為惡欲如今日之安寧無事其可得乎允禩每有罪過朕於諸王大臣之前降旨訓誨視諸王大臣之意頗有以允禩為屈抑者允禩罪案甚多朕俱曲加寛宥並未治罪有何屈抑之處爾工部官員等受

皇考數十年教養之恩當念君臣大義為朕竭力盡心以圖報稱勿因允禩之甘言詭計為其所惑允禩故為小心

謹畏於屬員則作喚啉體恤之狀其心實欲敗壞事務且知朕必能察出將衆人治罪以彰朕之苛刻俾衆人感伊而歸怨於朕其居心大抵如此爾諸王大臣盡能實知允禩之非則其黨與自然解散允禩果能自知其非幡然改過盡為弟為臣之道則朕既得其是允禩亦歸於是豈非朕之深願乎無如朕心如此而允禩惟欲行其詐偽顯伊一已之是仍冀遂其大志使衆人議朕之不是以見

皇考之付託於朕為誤允禩雖具此深心大力但向既遇

皇考睿照燭奸之

聖父今又遇朕才力能與相當之兄不能逞其伎倆益自增其愧恨耳雖然過而能改則無過矣朕仍望其改悔特

諭

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奉

上諭貝勒滿都護現今辦理正白三旗事務伊原係允禟

蘇努等黨內得力著名之人看來不實心辦事並無與

朕効力之心正白三旗既俱有辦理旗務之大臣滿都護不必令其辦理三旗事務特諭

雍正三年四月十八日八旗滿洲蒙古大臣將各項虧欠錢糧不能賠補之人議罪具奏奉

上諭此內或係現任或係廢官若本身虧欠者係欠何項錢糧併如何議罪之處開明另奏其餘因祖父虧欠錢糧將子孫治罪者概行寬免將寬免伊等緣由登記檔案一應陞遷引見之處俱將緣由申寫其將家產抵補

永行坐扣俸祿錢糧與限年坐扣之處依議將房屋交與旗下酌量辦理以備該旗公用地畝交與户部查明給八旗之貧乏人等耕種井田將來亦即賞給八旗之人耳其賣家人銀兩報明户部存貯該旗另行請旨朕將此事令其查明應治罪者治罪應寛免者寛免並非為此數萬銀兩也量此無多房屋地畝能值幾何今亦俱賞給旗人矣但從前居官之人不守官箴肆將國帑侵剋隱瞞以益私囊既各虧欠任内錢糧積有年歲並

不交納又全無畏懼者皆仰恃我

皇考之寬仁乃敢如此朕若再加寬容聽其流而不止不但有傷禮體且有關於國家之政教也朕但欲整飭國紀俾匪人知所懲戒故自即位以來憐念八旗滿洲實為根本屢沛恩施不一而足若但恤之以恩不治之以法度使歸於正必不可也國家垂統萬年之道我

皇考之治理俱關於朕之一身朕所以屢昜諸臣者亦特為政治之故耳且八旗人等朕加賞一次輒用數十萬銀

兩再各省民欠錢糧數百萬朕俱豁免豈惜此數萬虧欠之銀此等虧空侵蝕之輩與拖欠錢糧無罪之民得邀豁免者不同特欲整飭法紀懲創不肖作後人之警戒也朕仰體

皇考至仁之心將此次治罪之處暫行寬免嗣後大臣官員等若仍怙前行勿復希冀如

皇考之仁愛寬容矣朕必按其罪犯據法處分特諭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為政首重安民而安民必先察吏向者不肖有司不能仰體
聖祖仁皇帝寛仁德意吏治漸致廢弛是以朕即位以來嚴加訓誡整飭官方不過欲其潔已愛民奉公盡職在朕並非苛刻亦非偏私乃有庸懦無能之督撫間有叅劾則向人云我若不叅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叅劾於我不便往往以此等語解釋於衆似覺叅劾為迎合朕意而出於不得已者即如浙閩總督滿保叅劾知府何國棟

似屬迎合朕意其無貪汚之蹟仍准留任則朕無成心可知矣前滿保曾奏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至無人辦事魏廷珍巡撫湖南時亦曾奏稱屬員參革已大半容再查出奏劾等語夫屬員之去留惟視居官之優劣豈論參劾之多寡朕心總出於至公爾督撫等安得以庸鄙之見偏私之心妄為窺測乎又聞外間議論云朝廷懲盜臣而重聚斂之臣此語尤為荒誕自朕臨御以來蠲免舊欠錢糧不下千百萬兩又如江南蘇

松之浮糧江西南昌之浮糧共免額徵銀五十餘萬此皆惟正之供尚且大沛恩膏特行豁免豈屑屑較量於財利之間者況現今各省督撫大吏將諸項名色私派陋規裁革甚多所謂聚斂者何所指乎朕若果喜聚斂之臣又焉肯屢屢嚴飭令伊等如是乎但虧空侵蝕以及貪婪枉法之輩蠧國殃民莫此為甚既寬其誅已屬格外若又不嚴追完項一任貪吏優游自得國法安在耶此明係朋黨匪人懷私揑造悖謬之語以惑衆聽殊

可痛恨故特諭衆知之願爾内外大小臣工深知朕心凡事秉公據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見則庶政皆得其宜而吏治民生均有攸賴矣特諭不必回奏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旗下所存之官房若令各該旗管理叅領等或有作弊之處亦未可定相應調旗管理爲善鑲黄旗之房著正白旗管理正白旗之房著鑲黄旗管理鑲白旗之房著正藍旗管理正藍旗之房著鑲白旗管理正黄旗之

房著正紅旗管理正紅旗之房著正黃旗管理鑲紅旗之房著鑲藍旗管理鑲藍旗之房著鑲紅旗管理特諭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日鑲紅旗副都統明全將補授奉天驍騎校之領催赫昇額帶領引

見奉

上諭赫昇額著補授驍騎校嗣後盛京烏拉等處之新滿洲巴爾護庫雅喇等佐領內若係世襲佐領驍騎校員缺照例咨送引見外其公中佐領驍騎校員缺著將一

人擬陪特諭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人君圖治首在用人書云任賢勿貳中庸云忠信所以勸士葢君之待臣原宜開誠布公推心置腹相信如一體然後為臣者乃可惟所欲言惟所宜行而無所顧慮朕御極之始將隆科多及年羮堯寄以心膂毫無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効孰知朕視為一德伊等竟懐二心朕予以寵榮伊等乃倖為邀結招權納賄擅作

威福敢於欺罔忍於背負幾致陷朕於不明朕當今日深恨辨之不早寵之太過愧悔交集竟無辭以謝天下惟有自咎而已朕今於隆科多年羹堯但解其權柄不加刑誅者正以彼等之妄謬皆由朕之信任太過是以惟有自責而於伊等種種一概從寛也自今以後旣覺其奸偽曉諭衆知不信任假以要權在朕旣不失馭下之道而諸人亦免被其愚惑若伊等怨望不遂其欲仍怙惡不悛積頑難化則罪獨在伊等矣彼旣視憲典等

於弁髦朕豈能姑息以養奸邪耶倘復有如從前之負恩妄肆一經訪覺則斷斷不稍寛容也至於二人門下向來趨附奔走承奉者不少此亦中材人之常情希其薦拔畏其加害之所致與衆何涉俱宜急解散黨與洗心革面若仍念舊情負國恩而感私恵蔑大倫而重小節往來鑽營妄有希冀或餽送賂遺或書札來往設計陷人或揣擬伺探朕意暗作威福不能改革惟務隱密巧詐若再發覺之時決定以黨逆從重正法向日明珠

索額圖因擅權柄作威福

聖祖仁皇帝洞見其情因解其要職置之閑散何嘗有密用彼等處也而二人不能同心禁戢仍然詭密招攬肆行內外不知而敬畏竟與在位時等此朕所深知而熟悉隆科多年羹堯若不知恐懼痛改前非思欲如明珠等之故局則萬萬不能也殊典不可以再邀覆轍不可以屢蹈朕亦斷不貳過也向日凡被伊等愚惑者各宜警懼無得自干誅滅朕意已定法在必行特諭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比周為黨者帝王之所必誅改過自新者聖人之所深許朕寛厚居心慈祥敷政訓飭臣工至再至三惟欲散其黨援化其積習若實能改過遷善朕必盡宥前愆加以恩澤此心可對天地鬼神者乃有屢經訓誡化導而怙惡不悛如馬爾薩鄂倫岱阿爾松阿汝福等諸人馬爾薩之父馬哈達原任奉天員外郎肉行止不端與將軍蘇努同惡相濟劣蹟種種昔

聖祖仁皇帝巡幸奉天洞燭其奸將伊喚回京師發與允禵門上使用允禵乃昏庸之人被其愚惑聽其指使作種種不法不義之事

聖祖仁皇帝震怒將馬哈達重責不許跟隨允禵而馬爾薩則固黨之逆種也朕即位後隆科多屢薦保舉馬爾薩朕特加恩擢由牛羊羣總管拔至都統畀以議政且令署理領侍衛内大臣事信任榮寵已極伊不知報朕超擢之恩而但感隆科多薦引之私事事趨奉不可枚舉

一日果郡王與馬爾薩同進景運門隆科多見而起立
果郡王前行不覺馬爾薩連聲告曰舅舅起立矣直待
果郡王欠身微趨而過方止只此一事人品可知矣當
日在
聖祖仁皇帝時隆科多與皇子相見俱跪一足問安行見諸
王之禮諸王於
聖祖為父子而於朕則為兄弟今之於昔行輩較隆乃不照
舊恭敬而反傲慢若此其何所稟承而然耶若諸王自

行謙讓又當一論豈有同列大臣勒令諸王恭敬大臣之理又如汝福在朕前大肆狂悖及朕詰問馬爾賽等馬爾薩猶曲意袒護朕嚴加切責令出彼等同出乾清門外馬爾賽跼蹐惶悚而馬爾薩故作泰然自得毫不恐懼之狀與衆觀之其愚昧無知之輩反有笑馬爾賽為怯懦而稱服馬爾薩為豪傑者夫既結黨營私而又藐視君父背理逆主罪莫可逭似此悖常亂倫冠履倒著狗彘之類尚足稱乎況馬爾薩當年鑾儀衛為雲麾

使時曽為阿靈阿親信用人如阿爾松阿朕念其勲戚之後優待任用屢加訓誨冀其改惡從善黽勉効力以贖其父之重罪乃與其黨鄂倫岱等固結不解罔有悛心用伊為刑部尚書審理奏旨一事因不得其情將原被告二人各夾一足以取口供如此行為不過欲撓朕之政事壞朕之聲名以乘間求逞伊等奸黨之大欲耳只此數事而言伊等居心行事可知矣其他不可枚舉隆科多於此數人在朕前力加解護而屢屢參奏廉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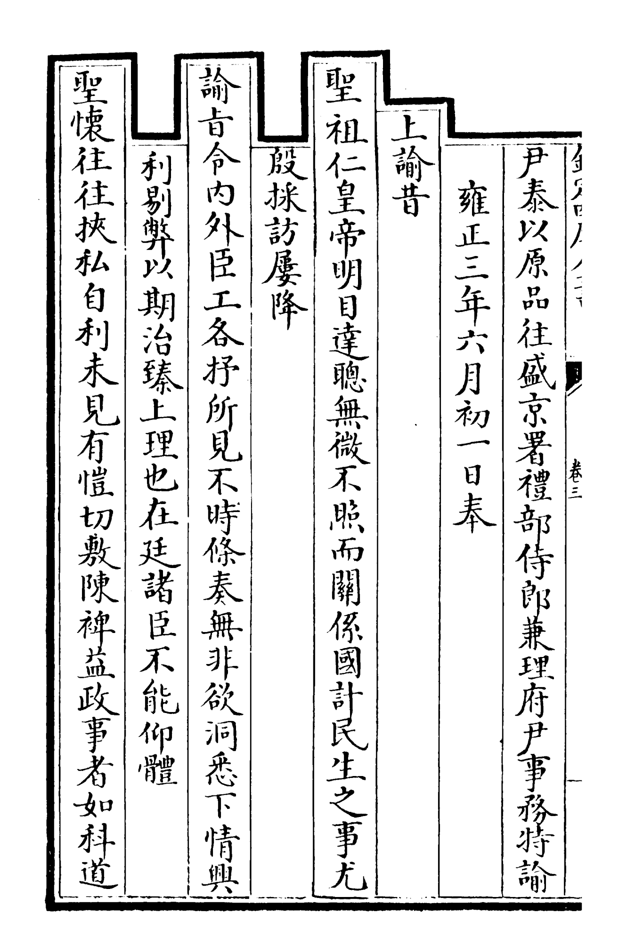
王允禩必欲令朕致其身命而意將廉親王等多年糾結現成之黨與俱薦引收羅以為已之羽翼誠不知其何心也朕豈肯墮其術中殘害手足而為此無益之舉乎蘇努鄂倫岱阿爾松阿汝福馬爾薩等皆允禩允禵之固黨其罪皆應立置重典因朕心不忍故薄加懲治以望其改悔倘仍執迷如前朕必將伊等正法以為怙惡不悛之戒也如范時捷李維鈞皆年羮堯素日親密之人今能醒悟改悔列款參劾年羮堯外間不明大義

之人有議論二人心懷兩端患得患失前後反覆者朕從前特製朋黨論訓誡臣工以為當與君上同其好惡者正為此也朕昔優待年羮堯故二人亦敬禮年羮堯今年羮堯諸事敗露獲罪於朕而范時捷李維鈞即舉其劣蹟特疏糾參絶朋黨之私情重君臣之正義實能悔過自新遵旨奉行何為前後反覆也已往之咎既能悛改即便銷除甚為可嘉何罪之有若以二人之翻然痛改解散黨與為罪則如鄂倫岱等之固結邪黨抵死

不悟者反為可稱乎豈朕教人以解散黨與之意又豈聖賢教人改過自新之道乎特諭不必回奏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盛京風俗流弊特甚皆因蘇努為將軍八年但順從無知小人之意邀取虚名假示慈惠逞其奸詐以為身謀毫無益於地方軍民其將盛京舊俗敗壞之罪雖碎蘇努之骨亦不足以蔽其辜也如再不遣實心為國宣力之臣前往竭誠整理不能挽回著都察院左都御史



尹泰以原品往盛京署禮部侍郎兼理府尹事務特諭

雍正三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昔

聖祖仁皇帝明目達聰無微不照而關係國計民生之事尤

殷採訪屢降

諭旨令內外臣工各抒所見不時條奏無非欲洞悉下情興

利剔弊以期治臻上理也在廷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往往挾私自利未見有愷切敷陳裨益政事者如科道

等官之章奏或請開例捐納或請開設礦廠或請節省
錢糧種種假公濟私之處不可枚舉皆在
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故近年來條奏之事
聖心裁擇其可行者見之施行其不可行者概置勿用而言
官之不得遂其私者反有
聖祖仁皇帝不甚納諫之妄議此等小人情狀朕在藩邸知
之甚悉疾之甚深故臨御以來諄諄告誡期其各矢公
忠直陳無隱夫條奏者原欲上以匡君下以澤民非為

臣子沽名之具也朕原有旨即密奏中朕不行者若有真知灼見力懇施行仍准其露章陳奏非必止於密奏也因念諸臣之欲進言者或有所顧忌或有恐招怨尤或有牽制之情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各人密封進呈其中言有可採招怨結冤者朕將摺内職名裁去發出或令諸臣會議或即見諸施行而外間不知何人所奏其所以如此者無非欲人人盡其所言無所瞻顧迴避而朕得收聽言之實效於治理大有裨益之意也乃

有詐偽之人見其所奏既行而誇耀於人者亦有因裁去銜名無可稽考竟將他人陳奏之事而據為已有者亦有謂出之自朕託言諸臣而實非諸臣之條奏者種種浮言深可痛恨現今已發之條奏正多諸臣不妨自已直認某事係我所奏倘目今不肯明言日後私相誇耀或攘人之名以為已有或貪天之功以為已力朕則不能聽其肆行巧詐而置之不問也又常見人文集中有擬稿未上之奏疏夫既有此疏何以未上既云未上

何故存稿此乃欺罔之徒內懷詐偽外託忠誠遇事不敢直言故飾虛詞傳播人口以欺世盜名無恥之甚且更有以特恩施行之事而冒為己功者如蠲免蘇松浮糧一事係戶部所奏恩自朕出並無一員條陳近聞有人自稱為彼之密奏者人而無恥至於此極即原任大學士王掞先每向人言曾在

聖祖仁皇帝前摺奏此浮糧之事未蒙允行昔

聖祖仁皇帝時諸臣密奏之摺皆在宮中朕一一查閱並無

此條陳王掞受

聖祖仁皇帝恩遇數十年官至台輔而於此事欲自沽美名遂揑造此語以不美之名歸之

聖祖其負恩悖義存心狡詐一至於此王掞之子王奕清發往軍前不思効力乃多方諂媚年羹堯懇其在朕前奏令回京朕察其偏徇不允所請伊次子王奕鴻原係情願赴軍前効力者亦賄囑年羹堯奏請懇以道員補用朕亦未允王掞有何所見朕於年羹堯惟言是聽而為

此奸巧之舉也昔日

聖祖仁皇帝深知王掞之罪念係大臣曲加寬宥王掞乃不知感恩悛過而如此行為尚得謂無玷為臣子之分誼乎王奕鴻父子藐視朕躬鑽營年羮堯甚屬可惡著將王奕鴻發往軍前與王奕清一處効力朕念為政之道首在得人故自即位以來於文武大小臣工皆留意揀選而於伊等陛見之日必召入面詢親加訓誨欲其潔已奉公勤修職業謹守法度愛養兵民往往丁寧告誡

至再至三無非諭及内外事務及勉勵官方之語而諸
臣出外每每任意增減多方粉飾以誇示於衆竟有與
原降諭旨甚不相符者此皆大有關係著凡文武官員
曾經面奉諭旨除不能記載者俱將訓旨一一詳細將
年月日一同繕寫進呈内外文武大臣著自行封進其
不應摺奏之員著封固交與該上司轉奏自今以後凡
面奉諭旨者亦俱著繕寫進呈若不繕寫進呈但私相
傳播及私自記載者即係假捏旨意定當從重治罪特

諭

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名入八旗都統等奏

上諭九門俱立旗杆白塔設有信礮此皆預防緊要事也

朕即位之初即降旨傳諭衆人今時日已久不知之人甚多爾等雖知之其新進年少之護軍披甲等俱屬不知宜乘閒將衆人齊集曉諭若不行曉諭恐有急事點放信礮之時必有人以此礮為駭異究不知齊集何處

也特諭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大學士九卿等奏

上諭年羹堯如許大罪顯露而伊子年富年興等尚毫無畏懼之形若伊父果有寬抑之處應分析代奏若無寬抑之處則應竭誠効力以贖伊父之罪乃並不如此行事但隨處為伊父探聽音信憤怨之情見於顏色年富年興原甚不堪俱著革職交與伊祖年遐齡供伊侍奉倘仍不悛改定行正法再隆科多之子玉柱行止甚劣

亦與年富年興相同玉柱著革職交與伊父隆科多將

諭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奉

上諭目今天氣炎熱紫禁城内凡該班處之領侍衛内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護軍參領侍衛班領侍衛以至護軍校等有年逾六十五歲者俱著停其直宿之班伊等所該之班令年少人代為直宿有應行奏請派出者即著奏請派出紫禁城内凡守門看堆子之護軍等有

年逾六十歲者亦著停其直宿之班伊等之班令年少護軍等代為直宿俟過三伏至秋涼時再令各赴該直宿之班天氣炎熱早晨大臣等奏事出入之際看門之護軍等令其照常穿衣至午後脫袍繫帶稍為納涼亦可特諭

雍正三年六月初九日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帶領諸大臣之子孫引

見奉

上諭爾等宣旨與納泰爾在乾清門行走有何効力之處因年羹堯奏稱爾好於是歷用爾至護軍統領又令往署四川提督事務爾乃並不感朕之恩實心効力所行甚屬卑賤無恥惟依附年羹堯以諂媚為事年羹堯不過一漢軍之子朕將年羹堯所行二次硃批諭汝汝猶畏懼年羹堯並未奏伊過犯一件覩此深負朕恩汝所以多方諂媚年羹堯者明係圖其利耳竟不知有主上之恩不但玷辱爾之祖父且玷及衆大臣之子孫矣將

納泰勿令在護軍統領處行走俟朕另降諭旨再爾等俱係勲舊大臣之子孫不用爾等爾等之外其用誰乎但令擇人任用大臣等之子孫内能勝任者不可驟得令大臣之子及散秩大臣侍衛等之子内爾諸臣有知其好者即行舉奏爾等縱不深知訪問於章京護軍校等如得其好者亦行舉奏以備朕之試用如此則人自各加鼓勵矣且今大臣等多有不教其子者雖不教以漢書即教以清書亦可得明義理看來大臣之子其家

資豐裕者並不勉力勤習正務俱以嬉戲為事此皆不教之所致也若家道窘乏者則又無教訓之力是以致子弟往往陷於不才爾諸臣公同將上三旗勳舊世臣如公侯伯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阿達哈哈番及登城巴圖魯等之子自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或十二三歲而身軀長成者亦同揀選開明伊等四代帶領引見朕量酌其宜將教訓成就之處另降諭旨特諭

雍正三年六月十七日奉

上諭額爾金當日原甚微賤無知
皇考歷用至領侍衛内大臣其陰險性成不識輕重致負
皇考種種恩施因此治罪令為允禵長史並不勉勵供職及
令往軍前又不効力贖罪反在允禵處夤緣鑽營後隨
允禵往蒙古地方因奏事來京又於朕前恣行欺瞞然
朕將伊一應罪案俱皆寬免至違
皇考之意將伊出諸泥土授為都統亦冀額爾金因此感恩
實心効力也額爾金不但不知感恩乃凡事皆蓄異志

派伊丈量地畝伊所帶往之官員出入娼家詐詐錢財種種匪行伊並不加約束比及回時又不叅奏但以自作好人為事再伊將該管旗下庸愛應賠銀兩不向庸愛之子希佛名下追賠反瞻顧情面將希佛開脫再侍衛匡沃洛病時並不奏請醫生以致有誤病症再林住品行甚屬卑污溺職係不可承襲官職之人乃又瞻徇情面仍為奏請承襲歷觀伊之行事俱係有心故為觸忤此等罪案朕皆加恩寛宥而伊仍然不改今日因奏

領賞給長槍營銀兩朕欲詢明情由召入乃於朕詰問之下舉動極為倨傲強梁此特以

皇考將伊治罪懷怨於心欲於朕前以伸其氣抗違之狀顯然畢露矣額爾金在上駟院行走時依附允禩為其黨與所以敢在朕前傲慢者恃有此耳伊實為允禩黨內兇悍之人愈見

皇考知人之明昭昭不爽朕之復用額爾金甚屬錯誤著將額爾金鎖拏交與公訥圖阿布蘭令其看守允祴之門

特諭

雍正三年六月十九日禮部侍郎三泰等帶領補授鳴贊擬正之額參咸等引

見具奏奉

上諭鳴贊員缺著額參咸補授凡護軍校驍騎校等授為鳴贊其陞遷之期尚遠伊等内豈乏材具足用之人有於副參領及應陞之處可以列名者嗣後仍令於伊等武職分内應陞之副參領等缺照常開列若有情願候

文員缺者不必列名各從其願可也將朕此旨交與吏部繕寫進呈登記檔案再宣示兵部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令其登記一體遵行特諭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年羮堯從前題奏西藏青海等處軍功議敘文武官員多冒濫不實朕所深知今特施寛大之恩凡有軍功議敘文武官員若係年羮堯任内冒濫題奏者無論已陞未陞已授未授俱准速行據實自首其官職卑微不

能自達者俱交該督撫提鎮齎送此皆出自年羮堯悖逆擅作威福之舉與伊等無干朕皆從寛宥釋若仍隱匿遲延不肯首明者一經發覺定行拏問嚴加治罪再此等無軍功者既可以効力議敘題補則實在効力有軍功者亦必有挾私抑遏不行議敘如楊俊傑之類者俱著將所以挾私之故詳細呈首特諭

雍正三年七月初八日奉

上諭支放八旗兵丁米石原有定限現今雨水稍多恐車

輛難行著展限一月嗣後支放兵丁米石如遇雨水多時即令展限一月將此永著為例傳知八旗及倉場衙門特諭

雍正三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近聞八旗不肖兵丁有妄造重設公庫之言宣揚議論者此等妄造語言揺惑衆人之匪類爾等務應留意嚴緝以除此惡習前知公庫之無益故令停止至今公庫之事繁冗混亂尚未完結豈可重行設立大臣等誠

謂重設公庫大有益於兵丁可保其能立產業朕即令
設立從前滿洲人等雖不能咸各饒裕凡遇出征行走
俱係自備並無遺悞之處此皆由其平日節儉勤於生
計故其家計皆足自給今兵丁等錢糧較前加增一兩
又有馬銀計其所得已多於七八品官之俸祿即此有
能謀生之人儘足用矣看來兵丁等妄行過費衣服無
制不念生理如此奢靡何所底止今雖加以賞賜又妄
行糜費不過數月罄盡無餘依然如故有何益處當以

兵丁等之永遠生計為念也大臣等俱有教育旗人之責兵丁等即如諸臣之子弟所當奬善懲惡有蹈於惡習者挽之使回今大臣等欲令兵丁節儉永遠不致匱乏或禁止服色或作何辦理之處不必急迫各抒謀畫務須盡善會議之時詳悉籌度擬令允協具奏特諭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今年雨水過多人家屋漏墻垣倒塌貧乏兵丁不能修葺朕深加憐念所宜特沛恩施務令咸得安居著發

户部庫帑九萬兩賞與八旗每旗一萬兩上三旗之包衣佐領一萬兩俾貧乏兵丁修理房屋得有裨益明日傳集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務府總管等將作何賞給之處令伊等請旨具奏特諭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旨入八旗大臣等奏

上諭朕降旨與八旗大臣令將八旗兵丁生計公同會議近聞外邊有諠言每旗賞銀一百萬兩之說似此妄相

傳說之事朕曾降旨令其禁止今又妄行傳說者皆八旗大臣等怠玩疎忽之所致也爾等議事並不將閒雜人及跟隨之家下小人等屏去皆此輩不肖家人妄行傳說者也嗣後凡交大臣等一應事件於會議時惟應留執事者數人其餘皆不可令在左近朕因今年雨水稍多賚欲賞給一月錢糧外邊又以賞一月錢糧相傳說矣因其諠傳朕乃停其賞賜嗣後外邊如言賞賜及他妄行傳說者朕聞之不但必不加賞務將各旗怠玩

不行禁止之大臣嚴加治罪現今賞給八旗之八萬兩銀一翼四萬兩按各佐領以內均勻定其數目該旗酌量賞給不可計算佐領兩等惟矢誠秉正查其實係貧乏之人量其實有裨益之處給與將此可曉諭於衆特

諭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撫伊都立將允禟門下毆打生員之護衛烏雅圖擬斬一案具奏奉

上諭此事從前諾岷隱匿未曾奏聞經朕聞知降旨詢問

諾岷始行題參至太監李大成乃允禟家下為首緊要太監伊豈有不知此事之理諾岷訊審時以李大成患病不知此事竟為脫卸遽行發囘諾岷係滿都護屬下滿都護允禟比鄰而居伊等原屬同黨似此互相瞻徇强為掩飾置國典於何地耶諾岷大負朕恩伊都立到彼理應詳究乃止據諾岷所審具奏疎忽殊甚此事仍著伊都立將太監李大成提往晉省明白對質務將實情審出具奏至於允禟自來舉動悖亂結納黨援妄行

鑽營不守本分且人品庸劣文才武略一無可取兼之居心妄自尊大伊本無足算數之人

聖祖皇考優封貝子毫不感恩戴德

聖祖皇考稍加訓誡輒云不過革去此微末貝子巳耳偶遇勞瘁動稱若如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倒安逸此等狂悖之談時出諸口朕與諸阿哥所共知者及遭

皇考大事朕並未見允禟目中一滴淚下朕御極後允禟昂然恣肆抗違諭旨狂悖之形種種不一朕念若將允禟

行止一經表著則國典難寬遂發往西寧居住伊又寄書允禩內稱事機已失追悔無及且縱容屬下騷擾地方毆打民人妄亂行事朕特遣都統楚宗前往約束及楚宗到彼宣旨伊並未迎接跪聽漫不經意安居臥室毫無惶悚之容信口妄言有出家離世等狂悖之語且伊從前詐取明珠家銀百萬餘兩將應賠錢糧抗不還項攜帶數萬金前往西寧要買人心所以地方人等俱有九王爺之稱伊不過一貝子耳何嘗一日得居王位

尚未及貝勒職分又安得漫稱為王無恥卑污之至情
甚可惡洵屬不識臣子大義悖亂之人允禟著革去貝
子撤其佐領屬下並行文陝西督撫嗣後仍有稱允禟
為九王爺者定行提拏從重治罪特諭

雍正三年七月三十日正藍旗滿洲都統等以宗室
汝福佐領員缺將補授佐領之處具奏

旨入奏

上諭此佐領雖屬阿拜專管然原管之人已經子孫累世

管理若以為阿拜所管之佐領一任宗室等擇令佐領下之人管理則一人之子孫得累世管理乎所謂專管者惟管轄其人耳取其累世承襲之佐領可乎將此佐領若不究明即令宗室管理朕意有所不忍日後亦致紛紜不止此一佐領凡類於此之宗室佐領朕於王內派出二人會同爾等明白辦理令宗室等亦得明悉伊等之原由其屬於宗室之佐領下人理宜敬重伊等如妄行藐視宗室即可參劾治罪宗室之待佐領下人亦

不可妄有所為如宗室等有王公及鎮國將軍等職皆其分内所當効力之處乃與佐領下人爭其佐領轉卑鄙矣將此遍諭伊等爾等不可袒護宗室亦不可遽以佐領下人為是須據理辦之特諭

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宗人府將打死家人之閒散宗室存德擬罪具奏

名入奏

上諭嗣後宗室等若將家人打死將被殺者之兄弟族人

俱行撤出給與伊之兄弟族人凡遇陞遷引見之處俱於職名之下將致斃人命款項塡寫特諭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鑲紅旗察哈爾地方之拖沙喇哈番阿敏道懇請在京効力行走因令阿敏道在京居住既令在此居住並無產業何以為生將阿敏道於三等侍衛分內照依新滿洲例房地奴僕及一切應得等項俱行給與嗣後似此自各處來京准其効力居住之人皆照此給與特諭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大學士馬齊奉

上諭朕來圓明園仍似在宮內照常辦事如有應奏事件並引見人員即行具奏若以朕駐蹕於此遂將應奏事件不奏者是誤會朕意也將此旨宣示各部院八旗大臣等特諭

雍正三年九月初八日鑲紅旗都統多羅果郡王允禮等將慎火班之官兵查參具奏

召入奉

上諭嗣後八旗大臣查出該旗一切應行叅奏事件即行叅奏其奏過之大臣等將職名與事件縁由併奏過幾次之處於歳底彚奏以聞至於未經查奏一次者亦著陳明既為大臣各將所司之事不時稽察嚴加叅劾乃分所當為不然諸凡俱不以為事但作好人則法度廢弛矣或以此為苛刻發人細事而議論者亦有之皆朕所深悉也將此傳示八旗特諭

雍正三年九月十三日領侍衛内大臣公馬爾賽等

奉

上諭宣旨與大學士八旗大臣等嗣後或奏事來圓明園或奉朕宣召若遇雨雪大風嚴寒即不必來與其至此將預備引見等事奏請停止不若自家中不來之為善若已到有一半即將到來者奏聞其未及到者令其回去於次日帶來亦可若次日仍然雨雪不止大風嚴寒尚有他日亦何誤事之有衝冒寒冷徒令人勞耳特諭

雍正三年九月十三日鑲藍旗滿洲都統賴都等將

襲額德布世職之家譜具奏奉

上諭承襲額德布世職之家譜摺內將額德布之兄赫德布並其子五人俱行開列皆係伊等父子並無別派似此等者爾等將應承襲者揀選一二人具奏庶不致於煩擾如有別派之人爾等於家譜內俱行開列為是特諭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奉

上諭嗣後八旗襲世職及佐領凡應列名之人如遇患病

緣事一切情由俱填寫於本名之傍將此曉示八旗特
諭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正紅旗蒙古都統伊爾哈
岱等將休致之右衛佐領阿爾善因前進藏所得拖
沙喇哈番或襲與本身或襲與其子之處請
旨具奏奉
上諭此官乃朕特加殊恩賜與者非効力所得世襲官員
可比著詢問阿爾善如情願本身承襲即行襲與若云

身已廢疾不能行走即令其子承襲一次將朕此旨爾等傳諭八旗大臣有似此得官者承襲之時亦著照依爾等請旨特諭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體恤臣工凡官員辦事著有勞績者無論大小俱勅部議敘其有過悞致干吏議者亦照例處分夫一人之身有功有過一官之級有降有加舊例官員降級留任停其陞轉必三年無過方准開復降級後雖有恩詔

加級不准抵銷殊非以功補過開人自新之義嗣後降級留任官員遇有恩詔及議敘加級者俱准以加一級抵銷降一級庶使人皆奮勵勉圖後效亦鼓舞吏治之一道也至於降級後捐納加級者不得抵銷前案特諭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召入大學士馬齊等奉

上諭朕前曾降諭旨凡來奏事之大臣官員等不必太早今見大臣等務皆早到如在南城居住人員必得五鼓即

行前來其年老有疾之人遇寒冷時必重受其累爾等効力惟在實心辦事似此奔走並無關係若侍衛及職司看守人等則不得不然蓋以伊等之專責也爾等若不盡心於職務雖經年如此奔走何益之有徒自取其勞耳此皆朕躬所經歷者是以知之甚悉嗣後爾等咸遵朕旨而行不可違背雖稍遲誤或一二人不到亦無妨礙並不致有誤事之處也特諭

雍正三年十月初五日

名入多羅果郡王允禮多羅順承郡王錫保奏
上諭八旗漢軍內有平居孝友守分讀書之人考試既不
獲中式而捐納又無貲力者爾二人查明分别挑選其
上三旗包衣齊固佐領下人令內務府總管保奏其王
等包衣齊固佐領下人令各該王保舉如此則人不致
於壅滯而亦可得才能之人矣特諭
雍正三年十月十七日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
奉

上諭從前舅舅佟國維在日家計艱窘朕所深悉朕意隆
科多必至愈加窘乏故將朕藩邸所有之典鋪賞給一
處未幾隆科多肆其貪婪巧詐網利家貲至數百萬之
多實出朕之意外則朕之加恩賞給典鋪者甚屬錯誤
矣爾等將典鋪中現存之價銀物件查明併典鋪內現
有之人俱行撤出賞給果郡王若係隆科多之人著行
撥回其新添之人任王去取再貝勒滿都護保泰蘇努
七十馬爾齊哈等同謀結黨衆所共知朕雖屢次施恩

訓諭而伊等結黨之心堅如鐵石毫不移易但知為伊
等黨與之計謀為盡力巧詐鑽營且如諾岷父子俱係
滿都護屬下内信任之人允禵與伊比鄰居住朕將諾
岷授為巡撫其居官雖屬甚優但因諂媚隆科多又代
為允禵徇隱違朕諭旨所以朕將諾岷佐領賞給怡親
王此一佐領之缺將三佐領賞給滿都護而滿都護不
但不感朕恩反加怨朕形於顏色由此觀之伊等之黨
與甚屬强盛朕豈遂畏懼伊等而隱忍之乎將此賞給

之三佐領著行撤出賞給貝子弘昌特諭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嗣後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俱令穿黃褂特諭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上諭從前通倉霉爛虧耗米石原任倉場總督法敏等議令歷年監督概行賠補並未分析明白朕疑此奏未必非法敏與隆科多商議故為此難行之事以希冀朕之加恩豁免一日朕問隆科多爾看法敏此奏果可行否

隆科多奏稱恩典出自皇上朕思人臣辦理政事應當據理而行豈可故為輕重以待朕之斟酌改易此風斷不可長且歷年倉場監督疎忽怠玩茍且因循情弊種種多不稱職是以朕姑允從法敏等之議視其能行與否而所降諭旨中原有著不肯賠補之人自行陳奏之語隨有原任監督數人申訴得理朕已施恩寛免今覽御史殷式訓分析陳奏之處甚為明白著大學士九卿等將此案始末詳悉查明具奏其有應問法敏之處行

文法敏應問陳守創者問陳守創至於歷年監督等有屈抑不應賠補之處著往都察院具呈申訴特諭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四日鑲白旗滿洲都統世子弘昇等將原在軍前之黑龍江驍騎校查納布補行帶領引見奉

上諭查納布於撤兵時曾經來京爾等應查旗下檔案即行帶領引見既遣之去又復令來引見殊勞人也將此

傳示八旗嗣後似此自軍前回來補行引見之人於師旋之日有來京者不必令回本處該旗既有檔案查明檔案即行帶領引見具奏特諭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大學士九卿等將年羮堯叛逆一案具奏奉

上諭年羮堯不臣之心顯然但因喪心病狂昏憒顛倒之所致鄙鄙乃無知小人相與謀逆之情雖實而事蹟尚未昭著朕念年羮堯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極刑著交步

軍統領阿齊圖令其自裁年羮堯剛愎殘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而向來視其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屬忠厚安分之人著革職寛免其罪一應賞賚御筆衣服等物俱著收回年羮堯之子甚多惟年富居心行事與年羮堯相類著立斬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著發遣廣西雲貴極邊烟瘴之地充軍年羮堯之妻係宗室之女著遣還母家去年羮堯及其子所有家貲俱抄没入官其現銀百十萬兩著發往

西安交與岳鍾琪圖理琛以補年羮堯川陜各項侵欺案件其父兄族人皆免其抄没年羮堯族中有現任候補文武官者俱著革職年羮堯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陸續照例發遣永不許赦回亦不許為官有匿養年羮堯之子孫者以黨附叛逆例治罪著内閣明白記載鄒曾著改為立斬其親弟兄子姪著僉妻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之人為奴其餘皆從寛免餘依議特

諭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學士馬齊尚書法海奉

上諭朕前曾降諭旨著八旗將歲底所奏黃冊於十二月初間具奏八旗畫一繕寫今既遲於具奏而八旗之冊又書寫各異有照依他旗式樣書寫者亦有任意自行書寫者彼此並不畫一爾等同裕親王廣寧傅森稽察旗務御史將此八旗奏冊令其閱看有無錯謬之處俟其看畢爾等再行詳看於其中擇一式樣善者呈覽嗣後即照此式樣於每年歲底繕寫具奏再前令八旗輪

班當月者葢欲事件速行完結不令堆積之意今當月大臣但圖苟且過去至下月交代自謂其責已塞所行如此因而事件益至堆積遲誤矣從前朕於八旗派御史八員令查旗務其當月旗之事件不曾交與是以伊等未行稽察今交稽察旗務御史等將以前當月旗之事件於限内已完結未完結之處一併稽察其一月所承接事件若干已完事件若干未完事件若干俱著查明如有踰限堆積等事一經查出即行參奏特諭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召入宗人府王及大學士九卿等奉

上諭從前允禩曾托病不出朕將其親信太監閆進喚入暫留於大內不但未加處治仍令總管照看亦並未向伊訊問一語後允禩自稱病愈照常辦事朕遂將閆進放回允禩以閆進代伊隱瞞所行之事未曾洩漏一語遂賞銀百兩併緞疋等物昨內府佐領人等到伊府門嚷鬧一事允禩因護軍九十六不遵伊之指使給供遂

立斃杖下夫生殺賞罰乃國家大柄允禩竟敢擅行誅
賞抗違國法其罪誠不容寛赦但伊從前所犯過惡多
端朕俱已寛宥伊多方激朕之怒希圖罷斥自取安逸
朕斷不肯將伊罷黜惟仍望其悛改宗人府所議革去
親王拘禁撤退佐領屬下之處俱從寛免九十六之親
族佐領不可仍令在允禩屬下著撤出置之公中允禩
雖免治罪而殺人者死國法豈容不問著允禩於伊所
指使之太監三名内指出一名抵償伊若不肯指出著

將此太監三名俱行正法允禩專擅放縱如此行事朕即欲多賞伊佐領亦屬未便但　毋妃在彼伊佐領人少防守恐不敷用著於八旗馬甲兵丁內每旗派一堆子於伊府週圍防守除府門仍令伊之人員防守外其所派之人俱聽伊指示輪班坐堆防守伊護衛人亦少著交與領侍衛內大臣於上三旗侍衛內每旗逐日輪派侍衛四員隨伊出入行走到伊府門候伊語方散太監閆進係允禩深信委用之人雍正元年年羮堯來京

時閆進在乾清門見年羹堯指云如

聖祖仁皇帝實天再遲半載年羹堯首領斷不能保等語

聖祖仁皇帝之必誅年羹堯閆進何由預知著交與刑部嚴

行審出再戊子年間

聖祖仁皇帝出口避暑留朕與允禩在京辦事凡奏章與

硃批事件朕俱交允禩收貯後向伊詢問伊云俱已燒燬

硃批事件關係緊要俱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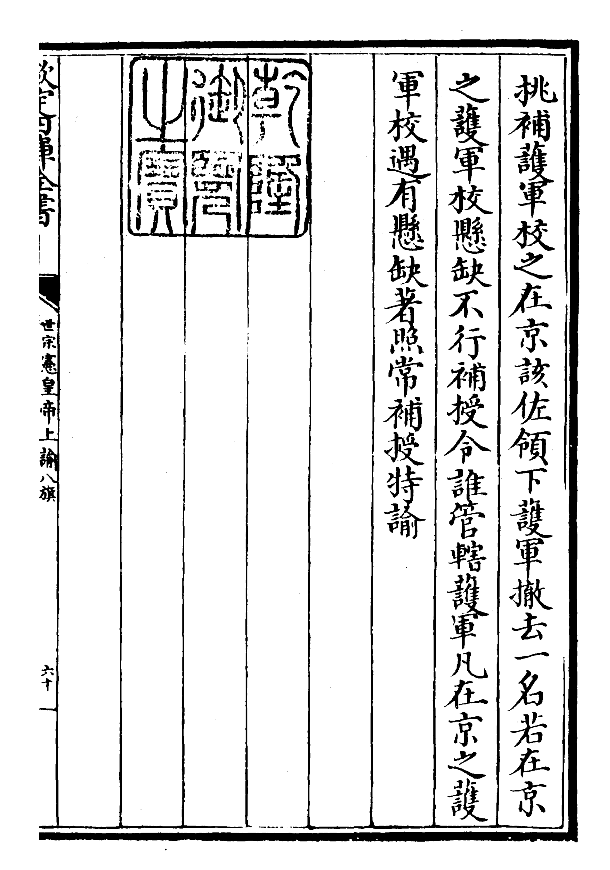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御筆何得妄行燒燬此事曾諭知九卿未行究

問去年著拉錫拏問年羮堯時年羮堯將伊處所有筆
札俱已燒燬昨九卿議年羮堯九十二大罪內不將此
事敘入此特為允禩昔日燒燬
硃批事件之處留地步耳九卿既如此存心朕不可置之不
問矣著交與宗人府將
硃批事件務從允禩處追出特諭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看來一應筵宴之處常有喧嚷爭奪等事殊無紀律

此皆無專管之人之所致也嗣後凡在內廷及圓明園筵宴或放花爆等事著果郡王馬爾賽拉錫鄂善布達什雅秦哈岱長明等八人管轄其侍衛章京護軍包衣官員人等著伊等酌量派出令其加意管束雖至散時亦必令有次序嚴禁喧嚷凡遇筵宴之處即著伊等照此遵行特諭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圓明園護軍校缺出仍由圓明園護軍內挑補將此



挑補護軍校之在京該佐領下護軍撤去一名若在京之護軍校懸缺不行補授令誰管轄護軍凡在京之護軍校遇有懸缺著照常補授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三